

教宗本笃十六世

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讲解的教理

保禄六世礼堂

2008年1月16日

圣奥思定

II: 人生最后的几年及逝世

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，

就像去周的星期三，今天我会继续跟大家讲那位依坡拿的伟大主教圣奥思定 (sant'Agostino)。在他去世之前四年，他想指定一位继任人。于是在 426 年 9 月 26 日，他把民众聚集到依坡拿的平安大殿，向他们介绍他所属意于这项职务的人选，他说：「在这人生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人要死，只是这人生的最后一日什么时候来到，我们每一个人永远都无法肯定。纵然如此，当人还是孩童时，希望能成为少年；到少年时，希望成为青年；进入青年期，又希望做成年人；做了成年人，又希望能进入老年成熟期；之后从这成熟期是否能活到年老，没有人可以肯定，大家都只是希望而已。有别于其它时期，在老年期前面，人再没有别的时期可以希望进入；老年期本身是长是短，亦无法肯定..... 因着天主的旨意，在我人生中最精壮之年我来到这城市；可是如今我已青春不再，我已年老」(《书信集 *Ep.*》213,1)。讲到这里，奥思定说出他指定的继任人的名字，艾勒其 (Eraclio) 司铎。会众中实时爆发出一阵赞成的掌声，并一连重复了以下这句话三十三次：「愿天主受称谢，愿基督受赞美！」。此外，当奥思定说出有关他的未来的计划时：他想将余下的日子，专心致意于更深入地研读圣经(参看《书信集 *Ep.*》213,6)，各信友再以其它欢呼喝采向他表示赞成。

事实上，接着那四年，奥思定在写作及文化活动方面的确成绩斐然：他完成了一些重要作品外，也着手其它重要性相若的计划，与异端份子作公开辩论，因为他一直希望能够和他们对话，参与那些被南部的蛮族侵掠的非洲省份的和平促进工作。正是为了此事，奥思定去信给达尼奥伯爵(*conte Dario*)，他当时被派到非洲，以调停波尼法伯爵(*conte Bonifacio*)和朝廷之间的纷争，这纷争给毛利族人(*i Mauri*)制造了大肆抢掠的几会。「光荣的最高阶层，奥思定在信中如此断言，是以言语毁灭战争而不是以利剑杀人，是以和平求得并维持和平而不是以战争。当然，甚至那些攻击者，若是善良之辈，毫无疑问他们也在追求和平，只是要付出流血的代价。你，有别于这些人，你之所以被派来，正是为了要阻止有人因此而流血」(《书信集 *Ep.*》229,2)。然而，不幸地，为非洲各地谋求和平的希望最终幻灭：429年5月，波尼法为了报复，向凡达尔蛮族大开方便之门，让他们穿过狭窄的芝碧地海峡(*stretto di Gibilterra*)然后向毛利达利亚(*Mauritania*)大举进攻。这次侵略很快便蔓延至其它富庶的非洲省份。5月或6月「这些罗马帝国的破坏者」，普斯特如此称呼这些蛮族(《生平 *Vita*》30,1)，已遍布依坡拿四周，加紧包围。

当时波尼法也在城中避难，而且已经跟朝廷和解，并尝试阻止侵略者的进攻，可惜为时已晚。传记的作者普斯特这样形容奥思定当时的伤心难过：「更甚于平时，眼泪已成了他的家常便饭，可以说他的人生已到了油尽灯枯之际」(《生平 *Vita*》28,6)。跟着解释说：「让他在这暮年感到最悲苦和哀伤的，是这个天主的人，眼见城中的屠杀和破坏；乡间的房舍被毁，居民不是被敌人所杀便是被迫逃难，四散各处；圣堂中再见不到司铎及其它人员，神圣的贞女和修道者流离失所，他们中有些在酷刑中丧生，有些死于剑下，有些被囚于狱中，以致保不住灵魂和肉身的完整，甚至信仰也失掉，被敌人迫着过痛苦和漫长的奴隶生活」(《生平 *Vita*》28,8)。

纵然年老兼困惫，奥思定仍然守在前线，以祈祷和默想天主奥妙的计划来安慰自己及别人。就所发生的事，他提出「世界的老年」— 这世界也真的很老 — 他多年前也曾谈过这老年问题。那是410年，当哥德人在亚拉利高(*Alarico*)率领下进攻罗马城，他曾向那些从意大利涌来的难民谈这问题，以安慰他们。人一踏入老年，他说，疾病会多起来：舔膜炎，眼蒙，忧虑心焦，体力衰竭。可是虽然世界会变老，基督却是永远年青。于是他鼓励他们说：「就算在一个年老的世界中，也不要拒绝与基督结合，以

便在袍内让自己回复年青」。祂会对你说：「别怕，你的青春会更新得有如鹰的一样」（参看《讲道集 *Sermoni*》81,8）。因此作为基督徒，就算处于困境，也不该灰心丧志，反而要提起精神，专心忙碌于帮助有需要的人。当提雅碧城 (Tiabe) 的主教安诺那道 (Onorato) 问他，在蛮族入侵的压迫下，一位主教或一位司铎，或任何一位教会中人，是否可以为了活命而逃亡。这位伟大的圣师如此回复说：「当大家，即是当主教，神职及平信徒都处于危险中时，那些需要别人照顾的，不该被他们所需要的人遗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全体可以迁移到安全地点；但若有人须要留下来，那么，那些有义务为他们举行圣事的人不可离弃他们。如此一来，他们要不是一起获救，就是一起承受家中的父亲要他们忍受的痛苦」（《书信集 *Ep.*》228,2）。他接着下结论说：「这是爱德的最大考验」（《同上》3）。大家怎么可能看不到，在过去的世代，有无数的司铎，不正是接受了这些话所包含的英勇信息而付诸行动？

无论如何，依坡拿城最终保存下来，奥思定那所「隐修院房子」完全开放给所有要求接待的主教团同道。普斯特，他的旧门生，便是这些主教中的一个，正因为这样，就最后那段悲伤的日子，他可以给我们留下直接的见证。「城被包围后第三个月 — 普师迪如此叙述 — 他因热症卧床：这是他最后一次病」（《生平 *Vita*》29,3）。这位神圣的可敬长者，利用这段终于完全没有任何羁绊的时间，专心致意于更热切的祈祷。由于当时一般相信，任何人，包括主教，修道者，或平信徒，不论其行为看来如何无可指摘，在面对死亡时，都一定要有相称的悔罪行动。因此他不断一面流着泪，一面重复那些他以前曾多次和他的子民一起诵念过的忏悔圣咏（参看《同上》31,2）。

病情越恶化，这位将死的主教越感到需要独处和祈祷：「在他离开自己的肉驱前十日，为了不让人骚扰他的专心一意，他要求我们在场的人，除了到来诊治他的医生和送饭餐给他的时间外，不可让任何人进入他房间。于是在他专心祈祷的那整段时间内，他这命令被严格地执行」（《同上》31,3）。430年8月28日他离开这世界，他那伟大的心终于可以在天主内安息。

「为他的葬礼 — 普斯特如此报道 — 向天主奉献了祭祀[即感恩祭]，我们都有参加，之后把他埋葬」（《生平 *Vita*》31,5）。他的遗体后来，但不能确定什么时候，被移往撒丁岛 (Sardegna [意大利])，之后于 725 年再转移到巴维雅 (Pavia)，停放在金穹苍中的

圣伯多禄大殿内 (Basilica di San Pietro in Ciel d'oro)，一直到今日。他的首位传记作者对他的最后评语如下：「他给教会留下一个数目庞大的司祭团，和数目相若的男女隐修院，其中住满了许愿坚守贞节，服从长上的人，连同那些收藏着他和其它圣人的书籍及讲话的图书馆，所有这些都可以让人认识到在天主圣宠的帮助下，他对教会的贡献和他在教会的形像有多伟大，亦因着这一切，信友们发现他永远活着」(普斯特，《生平 *Vita*》31,8)。这是个我们大家都可以认同的评语：在他的作品中，我们也「发现他仍活着」。当我读着奥思定的作品时，并不觉得他是差不多一千六百年前去世的人，而是觉得他今日仍然活着：就像一位朋友，一个当代人一样，带着他那活泼和永远合时的信仰，向我讲话，向我们讲话。在这位透过自己的作品向我们讲话，向我讲话的圣奥思定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他那来自降生成人的永恒圣言，天主之子及人子的基督的信仰，是如何永远都合时。我们也可以见到这信仰虽然于昨日宣讲，却不属于昨日，而是永远属于今日，因为基督实实在在是作日今日以至永远。祂是道路，真理和生命。圣奥思定正是这样鼓励我们将自己托付给这位永远活着的基督，并因而找到通向生命的路。